

瘤

蟄伏在我右邊太陽穴裡的，是一顆會長大的瘤。

現在，是一道疤了，像拉鍊，所有的曾經都縫合了起來。我不確定會不會哪天，同樣的地方可能又孵出一顆，那些令人心驚的切割、掏挖和流淌是不是又要再來一次。

大概有三年，這瘤潛藏著，隨著時間有變大的跡象，從石榴子變成花生仁，有柔軟有彈性有時跳動著令人懷疑它有生命，太陽穴的凹巢適合孵育有生命的蛋嗎，不想、不想隆起而粟，最後大盈握，痛若剝刺，那些方文正公以指為喻所戒慎的慮不周行不果，不想。所幸不痛不癢，一直以來。突起的時候只消按壓一下，就會乖乖地沉入水底，像頭馴化的鯨。

平時不太有人看見，我讓瀏海粉飾太平。風起的時候，最難為情，一粒突起就在愛美的臉上，明顯的地標，總是引起詢問。看過的人，經常帶著悲憫關心那是什麼，痛不痛，會不會變大，有沒有看醫生，還好不明顯可以用頭髮遮住。然而，還是看見了不是嗎？而且會痛了，就在這顆瘤留在我身上的最後幾個月。

那種小小的心臟的抽痛，是乳鴿輕齧著我的太陽穴吧，不像啄木鳥這麼直白。皮膚科醫生說像皮下脂肪囊腫，中醫師說是不知名的肉瘤，小兒科醫生說八成是脂肪瘤，整形外科醫生掐著凹巢說長得很深是骨瘤，髮型設計師仔細端詳後告訴我，應該是爆青筋。除了髮型設計師好像看穿我難以根治的狂飆外，醫生們的結論都傾向是良性的，可以遮住的，不過除掉後還是有機率春風吹又生。乾脆大一點會痛再說。

我與友人同事交換著關於瘤的記憶，那些打類固醇讓瘤消去，按摩久了就會不見，其實留著也無妨，或者快、快去看醫生，許多說法越聽越徬徨，像是即將臨盆的孕婦，不斷詢問要不要打無痛，自然產會不會很痛，怎麼樣的痛，第二胎是不是就比較不痛了。多問只是多惶恐，更多揣測的顫慄。命運煞是奇妙，往往越害怕的事，就越是會發生。合是壯士斷腕的時候了，該來的還是得面對。心頭

一橫，咬緊牙關，找了家醫院問了診，馬上預約隔周開刀，毫不猶豫。

回到家，才忽然懊惱衝動感到害怕，想及手術室那種可能充滿藥味、儀器和死亡的冰冷，還有醫生說的太陽穴皮下三叉神經是對痛覺最敏感的腦神經，要有痛楚的準備，不禁就打起哆嗦，總是怕痛作祟。從來就怕痛，哪堪一點點的傷都要呼天搶地，是爸媽口中的惜皮，小時候護士追著我打針，嚎啕哭聲震響整個騎樓的情景，好像都有印象，連醫生叫什麼名字，診所的格局，和護士哄我一個不注意就拿出針筒來的慧黠，都好鮮明。明知他們會擔心又不想讓他們擔心，我還是忍不住讓遠在另一個城市的爸媽知道我某天要開刀除掉這顆瘤。

想取暖，但忍著不貪索。誰不渴望磅礴洶湧的愛，但愛多了，怕是負擔，愛我的人的負擔。爸媽開始交代，要找人陪不然他們就北上陪我去，術後要坐計程車，不要開車，不要走路，不要上課了回去喝魚湯，還是要不要現在就熬個魚湯馬上幫我寄來。我在電話的一端直搖頭，門診刀而已，醫生說良性的，小小開口，半小時會搞定，我去就好，可以回去上課呢，安啦醫院在學校附近，魚湯簡單自己會煮。一派輕鬆。

其實，我心裡有一百萬個恐懼的想像：在手術中可能瘤爆掉大失血；越掘越深，臉竟然去掉一角；誤觸動脈挖到噴泉，白袍瞬間滿江紅；如果截掉視神經，那我的嚎啕哭聲絕對不只是震響整個騎樓而已；可能麻藥退不了，永遠變成一株植物；或者麻藥退了，顏面神經卻廢了，剩下驚怖的半邊人生；太陽穴下的顳葉斷了線，所有面孔的辨識都失憶成一模一樣的白紙；又閃過武俠小說裡「一法打太陽，拳中倒地下」的粗暴，我會當場昏厥過去嗎；縫線粗魯地吃進肉裡，紫紅蚯蚓的記號在風吹來的時候又成為另一座明顯的地標；還有化驗出來萬一是惡性的，我要怎麼交代親愛的人我那未走完的路……

有時不是那麼怕死，但怕痛怕走歪的想像，近似於凌遲式的處決。

那些該有的手續和表格還是完成了，呆望著手術室門口，就等護士喚一聲我的名字。前面序號的男子，右頰一顆太明顯了，像個雞卵，不小心想到一位節目製作人也曾有過這樣的瘤，他的笑話有點低級可是很有梗；又想及《世說》裡王藍田食雞子，那樣夾不起來氣憤擲地，踩爛不成惱怒瞋甚，還齧破吐之，他不怕

有一天雞子魂化為頰上瘤，然後這一世就成了我眼前這位等待手術的男子嗎？不自覺就笑了出來，腦中這些奇詭的畫面。陪伴男子的女人，不是他的妻或女友，因為她接起手機時告訴來話的人說她正在陪一個朋友開刀。兩人的互動，熟練不算親密，不確定是什麼樣的友好關係可以陪伴一個異性朋友來到醫院，替他辦妥所有細節，等待時講著生意，末了還攙著他離去。

他離去，就換我了。

就一個人，包包細軟都拎了進去，護士為它們安了個位置。一些該有的衣物和替換都妥當後，進了一道門，彷彿命運就交給天。可能也沒那麼可怕，在進那一道門之前，我盯著旁邊的休息室，上面躺了幾位麻藥未全退的病患，家屬陪著，護士說妳不用那樣，等下可以在外面坐一下就直接回家。

躺在架上，空中漂浮著冷得令人發慌的氣味，想起柯慈在《屈辱》裡的安排，小說的結尾，離了婚在愛慾中浮沉的 52 歲教授大衛，因為越界而付出許多代價，他持續寫著可能永遠沒人會聽的拜倫歌劇，淪落到協助處理動物的安樂死，狗被抬上手術臺，「在那裡聞著那仍舊瀰漫不散的混合複雜氣味，包括牠這一輩子沒有聞過的一種：斷氣的氣味，那被釋放的靈魂瞬間發出的輕淡氣味」，最後，大衛還處決了一條曾伴隨他的老狗，女人問「你連牠也放下了？」，「是，我連牠也放下了」，大衛也嗅到那「放下」的氣味了嗎？在他經歷一連串的屈辱後，靈魂裡似乎開始釋放另一種生命的謳歌。然而，我不是大衛，也不是那條老狗，我是想放下，放下這顆瘤，卻得橫在這混合著複雜氣味的冰冷手術臺上。

醫生的助手為我拭去未卸乾淨的妝，然後整臉抹過酒精，空氣裡的嗅覺更加複雜，不敢去想斷氣的味道。醫生來了後，我忽然意識到牆上的鐘一分一秒都在撞擊自己的心跳，他輕聲喚著：「要開始囉！」。唉，別說，寧可一個恍神，就說結束了恭喜妳。

一聲開始囉，利刃劃開，謹慎俐落。怕是女媧煉石也無法彌補的天裂，在白先勇的湛湛青空悠悠白雲兩顆義大利柏樹間。不要，不想，牆上的鐘盡責地走。

鋤頭往太陽穴裡反覆翻攪，潤潤的聲音，在雨後微濕的泥土裡，記憶中黃雨

鞋踩進水漚的，趴噠趴噠。我感覺，換了一隻耙，深植的是蘿蔔、蕪菁或者其他，拔不出來嘿啣嘿啣。耳邊絮語淨是專業術語的交換，更多的是那掏挖太久的，趴噠趴噠。

太陽穴順著醫生的力道，搖晃拉扯，大地跟著傾斜，地球就要翻覆了。末日的眼前，出現一幕幕熟悉的隱喻，封印熱食的保鮮盒蓋，洗碗槽底的黑色塞子，陳年軟木在美酒瓶口，想著盒蓋、塞子和軟木奮力拔出後，必是轟轟烈烈，肚破腸流，像那年智齒隨著鉗子之後豐沛冒出的血泉濺灑白袍，不輸竇娥的冤屈。

啊不。痛。

我感覺痛，以為是非紛擾早已麻痺怎又無預警重重一擊。太深了，那種下的根，盤踞著神經。痛覺，全面，與記憶接軌。我請求醫生給我一劑再多一劑，可以一劑又一劑，我願無晴只要無風也無雨，連快樂都可以忘記。

全世界都安靜了。

所有的切割和掏挖都與我無涉，拉扯的是件雲裳。輕輕密密地縫，縫給那位貪戀在人間戲水，忘了回去的仙。但覺冰涼的些許地下水軟膩地淌著。蜿蜒在眼尾，在耳際，在嘴角，在每一處需要安息的深谷，到底了，結束了沒。嗅覺猶有腥味。

光線轉弱，該是日入而息的時候。牆上的時針轉了一圈，醫生輕聲說著：「取出囉，好深，血流不少」，離去不久又返回，秀了一個像是以前裝著底片膠捲的透明罐子給我看，隱形眼鏡剝下了，看不清楚呢，水裡載浮載沉的是顆紅寶石嗎？抑或紅石榴？不太平整是咬過的雷根糖？

「要送化驗，下次回診拆線看報告」，鋤頭挖到什麼我已無心，請悄悄運走它吧，毋須韞櫝而藏，不必善價，直接奉送。或者銷毀，我感覺，那是夾竹桃子，而且有毒，曾經隱隱作痛，像是一顆隨時要迸裂的瘤。

離開那道門了，望著鏡中的自己，地面縫了四針，聽說地底也有三針，拉鍊

一樣，麻醉劑量大的緣故，右上臉浮腫如屍首泡過福馬林，債債相逼，那邊取得一些，這邊總得償還一點，所幸都是一時。步行到醫院附設的藥局，想買醫生交代的滅菌人工皮，遇見適才臉上曾有顆雞卵的那位男子，女人也在比較買哪個牌子好，噢，我以為他們早已離開。那麼，我在手術室時，他們就在手術室外，恍惚間覺得他們是伴著我來。

麻藥退了，開始脹痛，流膿的日子有點長。我寫了文，安慰自己。做成 ppt 分享給學生，也算是向她們報告，我一連幾周的某一天的某一兩節課都請代課老師的原因。事後才作解釋，大抵是我做事的慣性吧。女孩們邊看著我解說，一面扭著自己的衣服或揪著左右同學的手，彷彿千刀萬剮都落在她們青春的臉上。一位學生下課後，跟我要了份 ppt 紙本，告訴我老師妳好勇敢。

好勇敢。勇敢的夜裡，我夢見自己腹脹如蛙。一刀爆破，湧出一窩腹肥如卵的蜘蛛，成千上萬，瞬間竄逃。全面啃噬我的髮、我的臉、我的胸膛、我的腹腔，還有僵直的四肢。四肢就釘在手術臺上，是那張混合著複雜氣味的冰冷手術臺。受盡屈辱的醫生大衛，操著鋤頭，反覆偵測可以下手的地方。助手是那位女人，攙著臉上原有一顆雞卵的男子離去的那個女人，此刻猙獰地，硬是往我臉上扯下一塊皮，轉身對男子說：哪，我挑好了，滅菌人工皮。我的嚎啕大哭震破蜘蛛肥碩的腹，又是一整窩春風吹又生的新生命，帶著砰砰的心跳，再次嚙咬我的肉身，吮我的血，啃我逃亡的魂。拜倫歌劇上演，唱出失去半隻耳朵的大衛所受的無盡屈辱，我聽我受我都懂但請為我釋放一曲生命的謳歌，別忘給我一劑又一劑，一劑又一劑，無晴無風也無雨。

全世界都安靜了。呼吸裡盡是福馬林，一種斷氣的氣味。一派輕鬆。

光線亮了起來，窗簾間隙射進的一道。衝進浴室，鏡子裡反射完整的自己。完美，是無間的縫合，長不大的蚯蚓覆著血管瘤曾蟄伏的穴。微微的，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過。